

蘇俄的生活



蘇俄的生活

辛梓原著

陳維姜女士譯

Red Bread

(原書名)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實 價 每 冊 大 洋 五 角

上海寧波路四十七號

發行人 鄭 家 駒

上海寧波路四十七號

發行所 長 城 書 局

上海河南路青蓮坊十二號

印刷所 文 明 印 刷 所

再 版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

◆◆蘇俄的生活◆◆

本書原名紅色的麵包，描寫蘇俄革命後實施集團農場的情形。作者從小生長在俄國，後來遷居到美國，在蘇俄實施五年計劃的時候，作者回到故鄉，目擊種種的改變。於是運用他底輕鬆的筆調，描寫所見到的和聽到的實際生活情形。裏面有革命家的鋼鐵般的怒吼，農民生活轉變後的吶喊，深刻地暴露出男女老幼貧富階級對革命的心理，是一本最有價值的蘇俄實際生活的素描集。

譯序

我們慢談玄妙的哲學，且先看一看實際的人生。

強凌弱，富欺貧，民族，國家，團體，都是互用剝奪的手段來滿足自己的私慾。由此，釀成了歷史上不斷的種族，國家和階級的戰爭。

強者自滿的猶笑與歡呼，和弱者的怨艾與嘆息，雖然是一樣的浮騰於空際，但是，人類因此也就起了不可解的隔膜和仇恨。

本書是階級戰爭後俄國農村生活的寫真——他們怎麼樣從小小的田莊變成大規模的農場，他們怎樣採取科學耕種的方法，人民怎樣跳進這新時代的圈子，……同時，在這大轉變中，這班簡單的農民受了刺激的痛苦和徬徨的可憐也描寫得很細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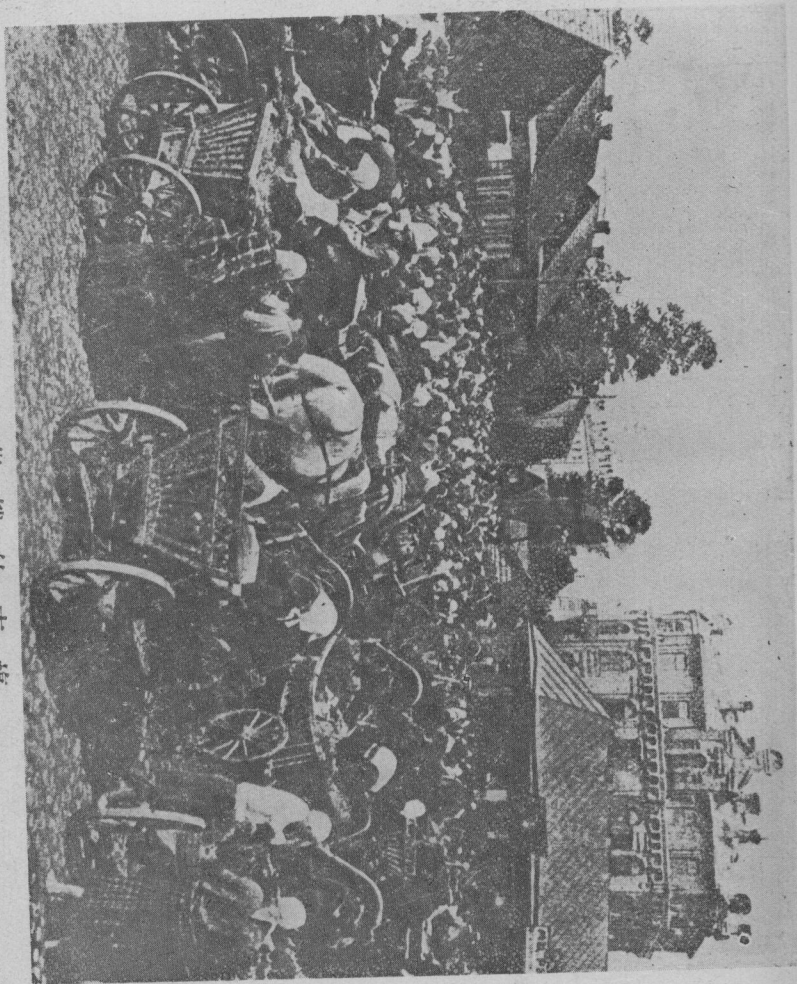
本書的作者 Hieldus 從小是生長在俄國鄉間，後來遷居到美國的，多年後回到故鄉，

目擊種種的改變，他以客觀的態度，把他所看見的，聽見的，細細地描寫出來，做一種社會實際的調查。更好的，是他用很輕鬆的筆調描寫這很嚴重的問題，叫人看了不覺得厭倦。因為原書是紀事式的，所以有很多重複的地方，為譯者和讀者時間的經濟起見，特提出扼要精彩的幾章譯出來。

在譯成這本書的過程中，得劉良模先生的幫助和鼓勵不少，特此誌謝。

陳維姜
一九三三年九月於梧州。

一個蘇俄的市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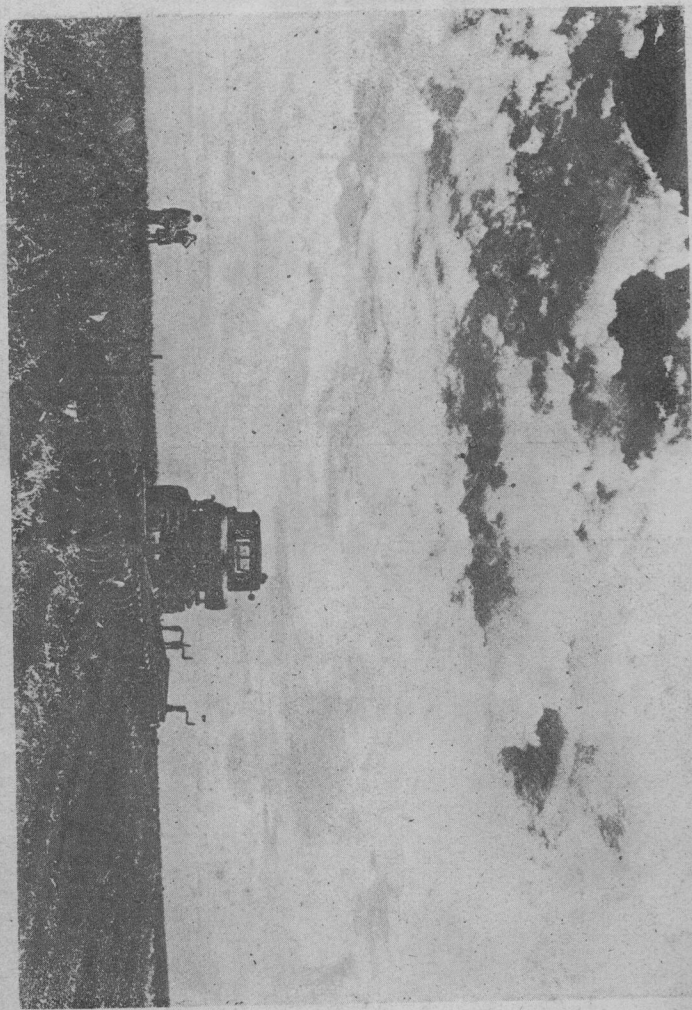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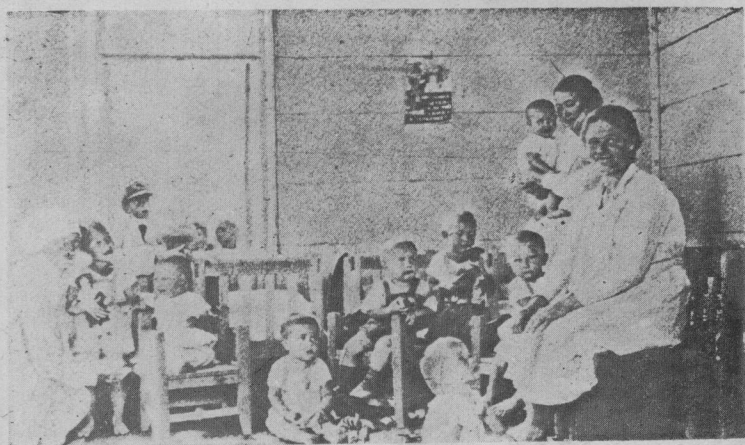
讀 報 紙
(集團農場的職員，讀報紙給不識字的農民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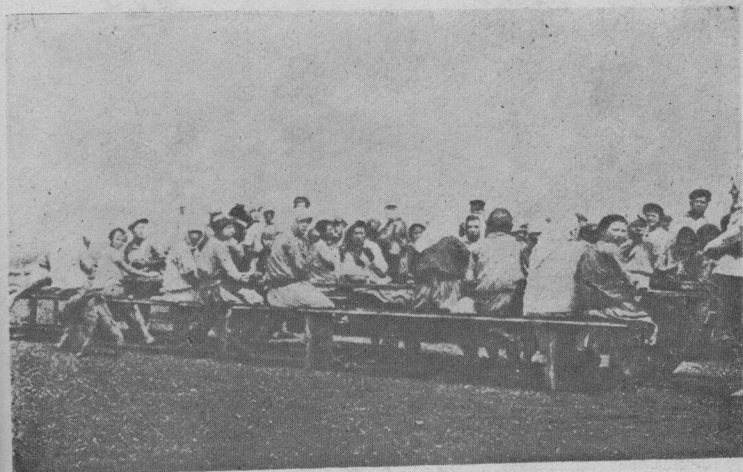
集團農場中之平民夜校



集團農場的鳥廠



集團農場中的托兒所



集團農場上吃飯的時候

蘇俄的生活

目次

譯序

一	娜底亞的信	一
二	烏雲滿天	九
三	風雨來了	三
四	莫斯科前進了	四
五	歸鄉	六
六	新與舊	八
七	一個新女子	一〇一
八	紅色的麵包	一二九

娜底亞的信

一九三〇年冬間，由俄國寄來這麼一封信：

『我領了一個隊伍下鄉去組織集團農場，這是一件極偉大的工作。我們已有了驚人的進展。你如果能到我們這裏來，看我們把這些愚笨的農民聯絡起來合作，是一件再好沒有的事。我們的農民正好和你以前的預言相反，他們都很聽我們的勸導。這時候我相信沒有一個農人是留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他們都已經加入我們的運動了。但是我們還要努力，以期達到革命完全的成功！來和我們聯起來，親眼來看我們怎樣在這兒重建俄國的農村。這裏的空氣是被一種新的精神和能力燃燒着。娜底亞』

幾年前在窩瓦河傍的小村裏我遇着娜底亞。她那時正在一個博物院裏工作着。她是一個矮胖的姑娘，有一頭棕黑的頭髮。她那雙棕灰色的大眼睛當驚奇的時候，是睜得很大。

很美的。她有一個圓圓的下頰，秀美的小嘴，尖銳可愛的聲音，還有動人的笑容。她是一個信仰堅決的女子。她是一個混血種，父親是韃靼人，母親是波蘭人。俄國革命的那年她正是十歲，她就加入喀山城的先鋒隊（先鋒隊是蘇俄訓練兒童的組織，與童子軍相仿）。到她長大了些，她便加入了少年黨（Komsomol）兩年前我看見她的時候，她正是那裏一個熱心的工作員。從她在師範學校讀書的時候起，革命便成了她最大的興趣。世上沒有一樣東西能攘奪她這個嗜好，就是愛情也是無能為力的。在十九歲的那年，她嫁給了一位年輕的醫生，但是後來她還是和他分居了。因為他時常反對她將社會的工作來磨損她自己的容貌。現在她可以將她完全的時間和精力獻給革命了！她有堅定的主張，但是她沒有別的革命家那樣固執傲慢的態度。她常常和人家盡量的討論，雖然一個人會不同意娜底亞的主張，但是他總忘不了她那可愛的態度和內心的熱誠。

我常常和她論論蘇維埃農村問題。她總說我對於蘇維埃和全世界的農村問題的觀念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中等階級思想的反應。她說我將來會記得她的話，並且她時時要

來提醒我。現在當我讀她的來信的時候，我覺得在她的字裏行間，處處都顯出她勝利的快樂。

我在洛杉磯旅館裏收到她這封信。我雖坐在一張舒適的軟靠椅上，而我的思想却跑到她和她的同事們正在努力的鄉村裏去了！我幻想他們是一班青年，從這一鄉到那一鄉，有坐馬車的，騎馬的，和步行的。在泥中和雪裏，她們奔走招集大會，演講，討論和組織集團農場。她們這樣熱誠的工作是要把俄羅斯漸漸地推近於他們地上樂園的理想。我曉得有整千整萬像娜底亞這樣的男女革命青年，正在俄國負着同樣的使命，做同樣的事，帶着好消息和靈敏的社會改造方法到鄉間去。他們深信這樣的工作是可以了結一切人類的痛苦和失敗。

我以爲娜底亞和這班有信仰和熱誠的青年是一羣快樂的人兒；他們的工作就是無邊際快樂的源泉。人肯爲一樁偉大的事業奮鬥，是多麼值得贊嘆的啊！

單說個人的快樂或者會使娜底亞好笑或生氣。她豐潤的臉和睜大着的眼睛會告訴

我們她否認她到鄉間去祇是爲尋求自我的滿足。她會辯駁說個人的快樂是她生命中最底的動機，來表白她不是一個冒險去探求快感的人，而是歷史戰場上的一名戰士。

是的，她是在火線上忍受着種種的艱難和危險，像前線的兵士一樣有死的可能。我永不能忘記一個骨瘦如柴的烏克蘭青年（Ukrainian）臨死的時候說：『雖然醫生吩咐我要住在空氣流通的地方，但是我晚上仍不敢開着窗子睡覺，怕被人刺殺！』報紙上告訴了我們很多關於他們的故事。我記得有一個革命的青年被一班農民關在一間學校裏，放起火來，他們再在外面把這學校圍住。當這青年逃命跑出來的時候，他們仍把他趕回火焰中去。我又記得一個農夫捉到一個蘇俄工作黨員，把他的手和腳都綁起來，把他的衣服浸透了火油，用火來燒。我相信娜底亞也有一把手鎗塞在她的衣袋裏面。她現在或者是在太平的土地上工作，但是在這活動的戰役裏，一個革命家再也不會曉得什麼時候死神的拳要向他擊打。

雖然有這些困難和危險，娜底亞終是一個快樂的人。她的快樂與熱誠在她的信裏面

已顯露出來了！個人的滿足雖不是她生命的目的，但是做一件心愛的工作時，快樂自然就會來到的。她沒有一件個人的困難來煩擾她。她的理智和感情都和這時代奏着一樣的調子。

娜底亞一班人的目標就是要對這千百萬的俄羅斯農民在幾個月的工夫內，從這一鄉到那一鄉地把他們的主義散佈開來。她們雖然感受着很多的痛苦，但是在這短時期裏，她們已經把農民的性情和不信任的思想改變過來。我真奇怪，這樣的神蹟，居然會在俄國實現出來。

娜底亞的信裏沒有提起過她們的目標，也沒有提起過關於農民內心的騷動，大概她以為這不過是偶然的瑣事，不值得注意似的。她是一個很熱誠的革命青年，所以她無暇顧及個人的痛苦。這並不是因為她沒有察覺到他們的苦楚，而是它不能引起她的同情。她的沒有見到農民的困難就好像捏着剖解刀的醫生沒有注意到病人的痛苦一樣。她的腦和心都集中在明日的光榮上，而不在今日的痛苦上。這過程中的痛苦已消失在她成功勝利

的快樂裏了。

但是我不能不爲這些農民所受的困苦所感動。他們像戲劇中的主角般的浮現在我的面前。他們從封建制度跳到機械時代，中間沒有一點の停步，同時，他們轉到一種不但沒有歷史背景，並且和以往的社會遺傳不相合的社會制度裏。從古到今沒有一個民族曾負起過這樣重的擔子的。

娜底亞和這些人排除了一切的恐懼，用圖畫，表格，口才，有時還藉着政府的助力，把這些農民引到信服他們的地步。他們的說話都不是爲他們個人，而是爲在上面的機關。在每期的報紙上都可以看見他們政府批准的演講稿，和他們最注重的標語：『在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集團農場一定要完全成功。』

這是史太林（Stalin）的演說辭，史太林的聲音就是俄國最有權力的聲音。史太林和他的黨員都以爲這是革命的命脈。現在已有四分之一以上的農民加入他們的運動了，所以這運動是不會中止的，更不會退到原有社會制度裏去，因爲退回的原路已被他們拆毀。

了！即使有時會失敗，這也不過是一時的停頓罷了！

不管人家想集團農場是怎樣的一回事，它已變成此後革命的樞紐了。革命的進展是跟着它而轉動的。失掉了這樞紐，「革命」亦將被打成粉碎，什麼也不能把它挽救過來的。無論怎樣慢，牠總有一天會把俄羅斯轉變過來。這是人類歷史中最偉大的革命，牠把瘦弱得可憐的地皮，和用原始方法耕種的農村一變而為大規模的田莊，就是美國，加拿大，阿根廷都不能和它比擬，新式進步的科學方法已代替了無用的古式耕耘了。

社會的變化比機械的改良還重要，牠告訴我們集團農場是我們時代顯明的力量。牠把俄國土地上的茅屋拆毀，替以社會化的城市商店，它打碎了禮拜堂和私人的財產，將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家庭浸入這社會的大團體裏，其他西方文化以爲神聖的機關也要被它推倒！在這個大變動中，目的是要使每一個人有原動力，有目的地去把俄國在世界各國中標顯出來。

這些受着苦難的農人在俄國是佔着很重要的部份的。於是，爲了要看他們的工作，我